

流亡途中祖父绝笔



卢达杰

这是一封特别的抗战家书，写信的人并不是抗战前线的官兵，而是一位亲身经历了抗战时期大流亡的普通百姓。信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战争的痛恨与无奈、对失散亲人的牵挂与思念，以及对安定团聚生活的热切期待。

杰儿鉴：

昨由桂林发上一函，谅已接到。余本想同伯度师母、莲妹上独山，因当日火车拥挤，非公务人员难已〔以〕上车。燕南供职市政府，所以有此优待，其余家室人等乃雇民船两只疏散平乐^①。余与锦德亦于十三号同行，余因四婆婆先两天叫船，在兴平暂住，情关至亲，不能上岸一探。该处吉安人不下一二千，皆衡阳、桂林疏散者。论此处本是小小墟场，交通又不便利，并且接壤猺山，人心尚称稳定，差堪驻足。奈我只剩身上单衣，又无铺盖，资斧又不充裕，在近日天晴尚可抵御，设遇北风，岂不冻死。情迫无奈，于今早离开兴平市（距桂林下水廿里）。往阳朔进发，路途茫茫，行至此间，得遇同乡恒庆祥萧君留住一宿，嘱宜坐船往平乐，大概明天首途如会到。锦德备妥川资，必暂刻回里一走，否则马上返转荔浦，或搭汽车或跑路，决议往柳州而来，再搭火车经金城江到独山。话虽如此说，真是千山

① 平乐，即广西桂林市平乐县。

係兒鑒昨由桂林發上一函諒已接到余亦想同伯度即
母連姊上大山因多日火車擁擠非公事人員難已上車燕南
供戰市政府所以有此優待其餘家室人等仍僱民船而只疏散平
樂金馬錦也亦于十号同行余因四婆先而天叶船在與平暫住情南
至親不能不上岸一探該處事人亦下二千皆
幸是下地場至通又亦便利且接懷極山人心尚稱穩定足堪難是
余我祇剩身上車衣又各鋪盡資斧又不充裕近且天晴尚可抵禦
設遇此風豈不凍死情迫無奈于今早離開與平市（桂林下地場）往陽朔

道者既途茫之計至此間曾遇同鄉恒成祥君留住一宿囑宜生船往平樂大概
昨大青連為余到桂林借車用資路費刻四里之遙則馬車上道特為補救或能達事
或能決決往柳州而乘舟搭火車作金地江到桂林諸難為此說真是千山易
水難過言結余手阮籍途窮不能不履此危險之路余目光所察本年難回衡陽
像此萍踪靡定將何得了？左右思维，勢非找到吾兒，方免凍餓之苦，
至于春元啟它，不知與汝有無通訊，滿姑生死難以探听。午夜靜思，
目不交睫，一家五口，各別一方，言之實堪痛心！余擬到柳州拍電告汝，
預先安頓我之住所。余情少叙，此詢近好

父字

陽朔福利市

萬水，愁腸百結，奈乎阮籍途窮，不能不履此危險之路。余目光所察，本年難回衡陽，像此萍踪靡定，將何得了？左右思维，勢非找到吾兒，方免凍餓之苦，至于春元啟它，不知與汝有無通訊，滿姑生死難以探听。午夜靜思，目不交睫，一家五口，各別一方，言之實堪痛心！余擬到柳州拍電告汝，預先安頓我之住所。余情少叙，此詢近好

父字

九月十七 陽朔福利市



背景链接

这是一封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距今已 70 多年了。信的落款处的“父”，即我的祖父卢明璇；抬头的称谓“杰儿”，即我的父亲卢达杰。

我的祖父卢明璇，字玉衡，江西吉安卢家洲人。少年时代即被我曾祖父送往湖南衡阳族人所开的典当铺做学徒。因勤奋好学，办事干练，在商号渐有发展。1928 年至 1934 年，与他人合资开办“广利”钱庄，并独资开办“美最丽”鞋店，同时应族人之聘担任“集益”钱庄经理，逐渐在商界崭露头角，先后出任衡阳县商会委员、常委、副会长。1935 年，与友人集资创办“协成”营造公司，任总经理。该公司曾承包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桥涵工程。

1944 年 4 月，日寇坂垣兵团大举进犯衡阳。衡阳守军在卫戍司令方先觉将军率领下奋起反击。衡阳保卫战持续 49 天，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衡阳沦陷。沦陷前夕，时在衡阳交通银行任职的父亲将随银行部分职工撤离，遂劝祖父同行，以避兵乱。殊料祖父安土重迁，又心存侥幸，竟不愿与父亲同行，执意独自留守衡阳。父亲苦劝无效，只得随交行员工先期撤离，及至战事后期，眼看衡阳难以固守，祖父又与同乡结伴西撤，欲往桂林寻我父亲。殊料交行员工原拟西撤桂林，后因故改变路线，经湘、粤、赣等地辗转数月，最终抵达安徽屯溪。因此，祖父此行自然是南辕北辙，无法找到父亲了。然而天不遂愿，祸不单行，没想到更大的灾难降临到祖父的身上。逃亡途中，他不幸遭遇日寇，为其所俘并被迫当了挑夫。祖父一介文弱商人，体衰年迈，哪能经受住这般蹂躏？所幸不久他乘隙逃出敌人的魔爪，后几经辗转，备尝艰辛，于 1944 年 9 月 17 日抵达广西阳朔一个叫福利市的小镇。此时的祖父饥寒交迫，孤苦伶仃，远望家乡，云山隔断；“一家五口，各别一方”，“生死难以探听”，凡此种种，令其“愁肠百结”，



卢达杰在芜湖

“实堪痛心”，“午夜静思，目不交睫”。身处绝境之中的祖父为了早日返乡，与亲人团聚，遂于抵达福利市的当日，写下了这封求助的家书。然而当时正值战乱，邮路不通，直至抗战胜利后，这封家书才经由衡阳交通银行投递到已在屯溪交通银行任职的父亲手中。之后，父亲又接到一位周姓同乡的来信，方才得知祖父寄出这封信不久，又离开福利市流落到柳州，后因身患疟疾，缺医无药，不幸病故，被周某等同乡安葬于柳州示范农场。

70多年过去了，如今面对这封依然保存完好、字字流血、句句含泪的祖父绝笔，我仿佛回到了那令人不堪回首的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苦难岁月，国仇家恨不禁涌上心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读这封弥足珍贵的家书，更是百感交集，心绪难平。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永远不能忘记抗日先辈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永远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至理箴言。我们后代子孙只有发奋图强，振兴中华，才能让异族侵略、生灵涂炭的民族悲剧永远不再上演，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业。

（卢百强）